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
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
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
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
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
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
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

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沽知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

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卽官皆以任舉克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

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

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

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
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
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
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
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
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
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
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
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

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
因察舉勞效湏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
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
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
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
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
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
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
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
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
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
情因謂與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
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
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所
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
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
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

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
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
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
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
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
納弘接下之規明日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
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
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

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宜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不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

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

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
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
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
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
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
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
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
復以事質以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

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
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
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
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狂直同貫人何
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
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
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
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
舉爲私薦易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

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
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
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
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
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
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
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
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
任長官謹東察屬所東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

聖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
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
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
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
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
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
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
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
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

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

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

後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
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
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
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
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
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肖者
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
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
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

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
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
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
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
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
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
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
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
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

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消聽小人

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
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曾掌判財賦各有
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
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
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
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
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
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

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
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
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
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
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
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
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
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
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

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
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
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
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耻豈獨有識深
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
重必歎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
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
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
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
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
憬眼疾漸瘳後日卽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
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綠江
南與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富家同任方面
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
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
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

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之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狗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
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
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
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霖潦非可諱之事
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
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
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
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
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

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
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
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
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
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
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
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
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
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

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
往來之浮說忘惠邨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
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
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
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
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
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
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
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

此則歿者蒙瘞醮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
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
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
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
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
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
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
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
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
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
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
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
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
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旣闕所緣水損簡擇
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
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
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
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
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
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
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
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

命本緣邠患弔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邠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
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
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邠鄰
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
里奚之言拒不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
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大夫虢
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
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

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
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人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
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
此乃列國諸侯猶務邠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
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
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
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
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

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關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毀玉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

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齟齬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沿邊州鎮儲蓄

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畧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

猶有匱乏之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災
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
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
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
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
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
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
羗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常爲國
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一作責其謀攻守異

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
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
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
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
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
其半犯雪霜斲瘝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
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
不克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
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

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
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
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頃者土蕃尚結
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
由將師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遙正爲深
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
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
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
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

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
下爲之軫憂遂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
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畧不壞
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
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
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
旣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
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
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

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
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
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剝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
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
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
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
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分邊列十萬之師不
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
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

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
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
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
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
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
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
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
廬然後可以扞寇讐護阡庶蕃畜牧闢田疇天
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

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
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
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
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
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
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
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
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
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

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
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
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
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
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
之足謂長算旣而有司隘吝不克將明忘國家
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
務裁其價不時歛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之
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

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
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
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
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
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
締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
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
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
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遍行欺罔
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
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
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
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
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
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
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
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畜
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

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克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囚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

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慮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輒復效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媿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

省察舊制以關中主者所都萬方輻湊人衆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克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派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費也習近利而防遠患者則曰每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

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丞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阜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瞻軍儲至使

流俗過言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說然且散
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美財以
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
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
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
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
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
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
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昨

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
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
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
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
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
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
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
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
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

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
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
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
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
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
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
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
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
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

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
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
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
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
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
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克盈隨便
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
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
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

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
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
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
至太倉穀價約四十石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
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
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
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
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

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
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
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
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
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
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
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
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
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
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
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
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
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
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
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
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
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

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
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臣已令
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
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糶之數得鳳翔
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
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糶供軍之外
別擬儲備者計可糶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
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
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

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
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
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
絕綿四色卽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歛藏
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
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絕綿四色並依平估務利
農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
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

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
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
其有納米者每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
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
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
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
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
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
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

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計則有齎以守則可義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歛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抵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况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蠹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欵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填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商量處置竇叅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叅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

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
又聞竇叅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
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
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
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
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
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
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
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叅頃司
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
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
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
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
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
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
竇叅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
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與典刑不濫

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
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
有憑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
等宜更商量若絕恐體事不穩卽且流貶向絕
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
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量處置其實參等
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

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
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
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
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謹具別狀其實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
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
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
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
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

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
嫌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
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
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
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
何能特立不羣竇叅又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
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
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

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
況竇叅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
已連坐人心又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叅特
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
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
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
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
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叅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
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
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
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
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
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
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
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
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

猶三五覆奏庶或有之聖人愛人恤刑乃至如
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
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
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
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彛憲之中念終於
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
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
所祈天鑒謹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
奉進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
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
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
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
力可求將使循軌輒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
者顧清議而知耻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
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追天誅全歸

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
于宸嚴請頒遺愛微臣監跼實憤于心謬承恩
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
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
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
所操太息而止緣承
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
使人臣亦婉爲報答
仁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
音旣異私情難承厚
况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旣
無拒絕之言計亦不
士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

送馬及絹等令劉瞻
伏領却迴訖不
取不奏謹
奏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
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
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有
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
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
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
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

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今在朝廷卿宜
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
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
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
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
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竒崛之效唯當輸罄忠
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
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正心持以上報此愚夫

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
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
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
所以因對奏陳慚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璟與
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
忌輕瀆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獎導寵遇踰
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倘有所見敢
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
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

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
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
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
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
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
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
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
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

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旣難機務斯
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
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
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有加恪慎
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
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
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
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
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

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訾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

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

未見其宜天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責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爲矧

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

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
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
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
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
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
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
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囊貧安能無欲所以
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
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

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懼更啓賄門是忘愛國之
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
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
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
恐貪恠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
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
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
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
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

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士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

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訐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

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疇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

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

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自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

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平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

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
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
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
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踐位之初躬行節儉
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
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
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泊大憝殲
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
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與

師徒人困暴賦今兵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
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
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熟
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
誣上刑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
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
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
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
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

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得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

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既又朝廷之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徵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

大利於賂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設防於愛
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
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
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
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
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
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

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
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義盈聖情愛人義爲
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靜方鎮
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
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
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
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
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
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

罔其如識之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
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
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
候至來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
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
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
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卽商量進來者臣

性習儒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
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
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
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
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
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
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蹙
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
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

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
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
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奉頗涉張皇但露微
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
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
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
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
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
謂犯上敗謂憤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

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慝然其所
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
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
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
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
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
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
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
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

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
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濶有異軍機
引諭乖踈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
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
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
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
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淝北輔榮瀍殷如長
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
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邁厲

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
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旣而雖御無
方經畧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
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
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
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
巨滑抵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
身節用以撫疲吐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
令由已部屬累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

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
朝廷命吳濬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
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
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
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
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
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
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
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

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
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算
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
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口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
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
士寧爲將慢上虐人其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
之性棄而爲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
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
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

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
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
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群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
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
士寧益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
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入
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意
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暮
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

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群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
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
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
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
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
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
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
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
受其邀致臣雖屏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

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
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
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趙憬
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
愆素臣請受改撓之罪謹奏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稼數
折納大豆奉勅宜依所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
每斗七十價已上大一斗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

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
納則旣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
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蟻爲殃
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
而行大體斯在司府折納克數已爲剋下從權
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
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
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
和然計價剩徵義將國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

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克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頌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猶恐未孚動且非宣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

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
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卽
便開場和市旣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
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
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隳舊制苟收
經費之用以資羸美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許
遼落旣罔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
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時唐紀今史記等臣
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定內九千三百

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
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
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
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
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
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
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
然於途程往復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
殖東作旣闕西成曷期况蒸黎之間貧富不等

以獲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
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
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
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財法之術也臣等又勘
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
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
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
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
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

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巴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輕以芻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旣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以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以易而卽難棄利

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旣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慎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

場置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宣行旣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常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宣公奏議卷之三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

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辨集事過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旣務廢隳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

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

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
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
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
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
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
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恒收冗費
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
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無
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

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
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
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獯曾
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
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
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
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
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
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

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
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
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
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
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
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茂古
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襄秦築
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
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

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
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
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
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
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
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
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
而尚棄信忤明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
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

亂之弊當夷狄盛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
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唱
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
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
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
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
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
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
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叙

周之于襄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
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
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
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
之勢行卽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
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
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
翦伐之畧卽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
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不

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曠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

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

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
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
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
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
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
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
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
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
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

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
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
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
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
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
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
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
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
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

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
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
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
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墜壘軍營謹
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
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
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
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
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

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
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
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
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
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
矣懣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
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
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
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

八考論四
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
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
慎聽而孰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
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
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竒詭而不
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
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
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

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
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
也夫欲備封疆禦夷一作狄非一朝一夕之事

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制置者必
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
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
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
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
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

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
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
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
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
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
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
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
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
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

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
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
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
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
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
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
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
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踈乎
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

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克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卒適

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將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

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罰復慮同惡者憂虞

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褻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

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摧鹽稅酒之利總

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益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

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愈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

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西河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威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又

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
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
溺揖遜救焚冀無阡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
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
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
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
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
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

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
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意蓋所謂日省月試餼
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
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
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
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
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
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

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

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

拱於委任既委其能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
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
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
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
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
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
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
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

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
闔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
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情亦聽命若
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
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
持事機較其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
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
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
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

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

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漑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

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糶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

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并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商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

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
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
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
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
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
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
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
英鑒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
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
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
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
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唐書

